

与过去撞上

让人猝不及防地

猛然揭开，

却又在某些时刻

时间抚平伤痕。

那些时间 教会 我们的伤

蒋勋 朱天心 等著

宇文正 主编

成长

就是在我认清你走了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的那一刻，我恍然大悟，白雪是上天给人类的恩赐，这是生存在亚热带的我们没能发现的。

人生

一切无分别，事物的两面性，其实只有一体，痛苦与快乐，幸与不幸，男与

道到，在挣扎和懊悔中，做了人生最大的决定。

我功绩背后，都有一段辜负。

那些时间 教会 我们的伤

蒋勋 朱天心 等著

宇文正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那些时间教会我们的伤 / 蒋勋, 朱天心等著; 宇文正
主编.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354-4743-2

I. ①那… II. ①蒋…②朱…③宇… III. ①散文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3832 号

责任编辑: 高娟 阮珍
封面设计: 壹诺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375

版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5 千字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成长

晒年糕 / 003

咖啡店 再相见 / 005

别 后 / 008

黎明,才正要降临 / 012

在龙眼树上哭泣的小孩 / 016

取药的小窗口 / 019

看太阳的方式 / 026

六色的原罪 / 031

追忆逝水空间 / 037

人生

沐浴绮谭 / 049

四月的听觉 / 055

兰花辞 / 058

给吉米的信 / 067

春日午后的甜腻及其他 / 074

冬夜,高铁下错站 / 076

网纱象城 / 080

自己的房间 / 084

毒 药 / 090

生生不息 / 096

生死簿 / 101

想去远方 / 106

拍 痰 / 111

行旅

厕所的故事(二〇一〇) / 117

陶渊明说悄悄话

——士林下树林街 / 124

也许有一个地方

——谈旅行和乡愁 / 128

雁山瓯水 / 136

夜色渐凉 / 144

两面海洋 / 152

沉思

质 数 / 157

真山真水 / 164

他也是一个爸爸 / 169

云豹还在吗? / 174

七个清晨 / 184

灭烛,怜光满 / 191

时代

我的街猫朋友——最好的时光 / 199

乌石柔软 / 204

成 长

就是在我认清你走了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的那一刻，我恍然明白，白雪是上天给人类的恩赐，这是生存在亚热带的我们没能发现的。

晒年糕

欧银钊

“屋顶上晒着吉祥好话，上去翻翻看。”

一直记得外公说的这句话。

童年时，我住在澎湖三合院古厝里。年节里没吃完的年糕切成一块块的，像小孩子的手掌般大小，放在古厝的屋顶上晒太阳，要晒成年糕干。

我和外公爬上屋顶，把年糕一块块排好，让每一块都晒到太阳。

每当晒了一阵子，外公就喊我一起上屋顶去，把年糕翻面。

“你看，这块是万事如意，那块是平平安安……”外公说，这些年糕充满了祝福，所有的吉祥话都在这里了。

明明只是一块年糕，可是外公看到里面有着祝福话语，我却看不到。

“没有吉祥话啊？”我翻着年糕仔细地瞧着。

“再看看。拿起来对着阳光看，你会看到的。”外公说。

“啊！岁岁平安。”我看着那米色的年糕，想到我在年节期间不小心摔坏了一个碗，大人没有骂我，赶紧说“岁岁平安”。一时之间，好像这句话就在年糕上浮起来了。

那时也不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好话。后来，外公才告诉我，那是“碎碎平安”的谐音。转个弯，说好话，过年时不骂小孩，不吵闹，祈求吉祥如意。

那些年，我和外公在屋顶晒年糕的记忆，深印心底。

远远的，好像还闻到浓浓的香蕉油味。那是过年时炊糰才有的味道。远远的，好像还见着外公身手利落，翻身上屋顶晒年糕的模样。

冬日时分，风剪着银合欢。冷冬里，远远的，见着家里灶房里冒出来的炊烟，心就暖了起来。

“无日无风”，东北季风来了之后就是这个景象。没有一天没有风。外公说，澎湖人天生就是与风一起生活。

整个冬天吹着冷风。萧瑟中，年节的味道带来无限的暖意。

从冬至开始，家里的“石磨”就忙了起来。家人忙着磨米成浆，再用石块压出水，将米团搓成汤圆。之后，春节的大事就是炊糰、蒸发糰。祥和才能迎来好运，长辈早早叮咛，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不能吵闹、打架。

要炊年糕啰！

我从除夕开始就想着吃年糕，但要到初二之后才能尝到。有时就这么切了一块尝尝，有时候母亲会在年糕外头裹一层面糊，起油锅，炸成金黄色。外酥内软的甜年糕，趁热吃，美味无比。连屋外的东北季风似乎都闻香而至。

吃年糕的时候，母亲都爱随口念一句“吃年糕，长得高”。有一次到邻居家拜年，听见大人对我说：“食甜甜，乎你快大汉”，我依着家人教我的，回应了吉祥话。

诚心诚意的吉祥话似乎特别灵验。每一年，我都长高一些。

年糕晒得干干的。晒好的年糕，好像足够吃整个春天。我们到田里或到海里工作，总是一路嚼着年糕干。

“嚼到哪一句了？”外公神秘地问我。

“快快乐乐。”

“哈哈，那是我送给你的吉祥话……”他高兴地笑起来。

每翻动一块年糕，仿佛见着一句吉祥好话：“平平安安”、“吉祥如意”……那是外公在古厝屋顶上告诉我的秘语，只有我和天空听见了。

咖啡店 再相见

陈 宁

分手的时候，在茶餐厅。我们对望着，喝完了奶茶，当是道别。后来我每次走过那家茶餐厅，总看看窗边那个卡座，坐的是什么人。后来，茶餐厅结业了，换上一家连锁化妆店，午膳时间挤满购买廉价唇彩的办公室女子。黑短裙白衬衣，手里拿着小布袋。而我还住在那条街上，开始忘记了那家餐厅，还有你的样子。

再碰上的时候，在咖啡店。那是一个昏暗的冬日下午，一家普通不过的商场咖啡店，卖有机食物，手制的面包摆放在门外的铁架，排列整齐。旁边也有一些自家制的果酱、有机白酒，都能引起人们的购物意欲。我在门边的桌子旁，等待一个在附近上班的友人。天气很冷，围了颈巾还是直打哆嗦。我点了一杯热的卡布奇诺，再加一个杏仁牛角包。下午茶时光，店里人不多，邻桌看来像一对退休老夫妇，丈夫喝的是热茶，英式雕花蓝杯，妻子喝咖啡，短小的白瓷杯，两人分食一个蓝莓蛋糕。空出来的椅子上放了一个大购物袋，大概是减价的精品。夫妻不多话，妻子头发染暗红色，耳戴珍珠耳环，脸圆，化了淡妆，嘴唇是暗红，显得素净而雍容。丈夫也没秃顶，齐整地拨向额侧，穿典型的有领马球衣，戴着一枚不错的腕表，气质儒雅。可想而知，我在等人时多么百无聊赖，把别人都看得仔细。心里想着，或许有一天，我和恋人在年老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闲情，共聚一顿下午茶。

然后你从我身边走过。尽管有八年没见，单凭背影我仍然一眼看出是你，我拉拉你的手臂，唤你的名。你回过头来，也一眼认出我，眼神里既是惊喜又是微微慌张却转瞬即逝，你二话不说拉出椅子坐到我身旁，这爽快叫我觉得可亲。“你还好吗？”你轻声问。你没有唤我的名。（我不知你会如何唤我。）我回说，还好还好，声音却有点哽咽，是什么卡在喉咙里。也许是这些兜兜转转的年月。我们快速地交换了近况，家中各人的健康、工作、情感事项，无一遗漏。我确定你妹妹健康无恙，感到安心。你也确知我在离开你之后，做了你想我做的所有事，你也深感欣慰。

为了令气氛更轻快一点，我开始向你炫耀古董腕表的知识，都是你当初教晓我的。也跟你述说，现在的一些收藏。你果然雀跃起来，如果是往时，或许会拍拍我的头以示赞许。关于音乐，我说我没有再吹长笛了，只是打算去学钢琴。你从前的乐队已经解散了，只偶尔聚在一起弹点吉他。我们又说到共同的朋友，共同的音乐品味。我觉得和你分别之后，我和你的世界更近也更远。

你一点也没有改变，发型、衣着风格，一身的蓝，甚至笑起来眼角的细纹也是如昔。过后你说，我的电话电邮都还是那个。我的电话号码却已改了，你仔细输入，过后给我发了一条长长的短信，字字句句温暖而贴心。

我从来没有幻想过，重遇是这样短促而随意。近似是随机。我甚至没有幻想过重遇，更莫说预早编写台词。可是那一天，我们没有约好的短聚，竟也有足够长的时间，足够我们去重新确知彼此无恙。约好了的朋友迟到，你陪我等着，直至我的咖啡来了，直至我的朋友来了，你才离席走远。我看着你的蓝色背影，眼眶湿润起来。

忘记了跟你说，那个冬日的早上，其实狼狈而沮丧。在医务所发呆半晌，在电车上找不着零钱，匆匆出的门，袜子的颜色不对，衣服穿不够，忘了带给朋友的小礼物，不知为什么的心神不定，行色仓促，原来不久之

后是要重遇你。却忘了跟你说这些，别过你之后，重遇你之前，中间的一大段日子，同城的日子，异乡的日子，快乐的日子，失意的日子。八年，不够长，也不够短，从茶餐厅到咖啡店，从奶茶到卡布奇诺。城市改变了，我们走过的路，已经模糊。但我们健在如昔，“无穿无烂”，你的短信说。无穿无烂，没破没洞。

有一年在英国海边小镇，初夏却像初冬般萧条。老人度假的旧式小镇，曾经有过黄金岁月的小镇。我们在海边散步，寒风吹散我其时的长发。那海与天的灰，有一种冷冷的镇定，像是旧式明信片里的风景。我们走进一家咖啡店，点了下午茶，红茶，配松饼，听说是镇上最好的松饼。因为实在饿，所以记得那味道确是好，尤其足够温热。你笑我遇到好吃的都等不得，总要吃最热腾腾的，也不怕烫着舌头。

大概因为你的好厨艺，原来我记起的也不过是一些吃食的场面。在那些厨房里，你洗洗切切，开火下油，胸有成竹。在外吃食，你却不挑剔，也体谅别人的辛劳。

那天别后，我心神恍惚，坐电车回家时，选错了方向，过了几个站才发现，急急下车跑到对面的站台。天色昏暗，街上行人喧嚷，我忽然觉得日子轻盈，原来也不过如此。然而我心里的感激，无从向你细说。你的美好，让我也看见我自己的美好。唯有如此，才能遇见这么好的你。

事情似乎早已给安排妥当。在茶餐厅分手，在咖啡店重遇。咖啡店秩序井然，不喧闹，有一定的隐私，时间慢慢流过。茶餐厅嘈吵，食物不精致，陌生人同坐一桌，时间太快。

我们并肩走过的城市，不算多，可都是你喜欢的。附近必有流水，如你遥远的岛国家乡。或许可以在海边开一家小店，无所事事却又滋味无穷。日子如浪花，翻到半空高，复又退下，渐渐消散在海风里。

别 后

杨 明

钱锺书的《围城》里这样写道：“心像和心里的痛在赛跑，要跑得快，不让这痛赶上，胡扯些不相干的话，仿佛抛掷些障碍物，能暂时拦阻这痛的追赶。”你走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不能提到你，和你相关的事也不能，可我的脑子又无法控制地不断想到你。我觉得自己接下来的人生像是一本装订错了的书，还遗失了许多书页，再也无法拼凑出原本的样貌。

当你失去一样珍贵的东西时，总是会忍不住回想起，初相遇的甜美，那甜美在初遇的那一刻，其实还不知情。

第一次见到你，是在台中绿川边上的仁友公车站，你和JZ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你们刚去千越百货二楼吃牛排，而我刚从新大方书店的地下室走向地面，这样的相遇，我总觉得你们略胜一筹。JZ为我们做了介绍，JZ是我幼稚园时代一起长大的朋友，而你是她中学最好的朋友，至少她是这么告诉我的，你随口和我开了个玩笑，虽然一身拘谨的白衣蓝裙校服，顶着傻气十足的短发，但你看起来很开朗。那一年，你十六岁，我十五岁，从此我们开始了长长的相伴。现在回想起来，消失了的不仅是你，在更早的时候，千越百货公司和新大方书店就已经从台中的地表消失了。

教室里，学生的课堂报告，讲的是王小波，太太到国外进修时，因为心肌梗塞过世，死时独自在家，身边再无他人，和你一样，你离开时，也

是独自一人。那时的他比现在的你年轻，黄泉路上无老少，道理我懂，却无法因此觉得比较能接受你的离开。年轻的学生望着我，轻声说，老师，生命无常啊！

他们不知道，你走了，我失去的不仅是你，还有我们共同的记忆，再无凭证。二十三岁的时候，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高兴地叫你去书店买，那时候新大方还在，我常故意走下楼梯看老板将我的书放在哪儿，如果凑巧遇到有人正翻阅我的书，我就会在心里高兴上一阵子。我想你是为我骄傲的，每次你向别的朋友介绍我时，总说：“她是写小说的哦，以后她会写一本小说叫做《我的前半生》，主角就是我。”现在我却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相伴越久，我越不知道如何写你，以及属于你的故事。

你一直想披上白纱，至少一回，感情路上却一直所遇非人，始终没能完成心愿，虽然你曾开玩笑说，我结婚，可使全天下的男人都得到解脱，只有一个男人倒霉；但如果你嫁人，就是全天下的男人损失，只有一个男人得到幸福，所以你才没嫁。

下课钟响，我收拾好东西从前门走出教室，一男一女两个学生追着我，接着讨论刚才课堂上提及的作品，男同学说，老师，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似乎随时可以抛下自己的人生，这是不现实的啊！我随口反问，你认为现实人生是怎样的？女同学抢着说，至少要结婚生子。

成为一名贤妻良母是你中学时代的心愿，却直到你离开人世都没能实现。学校毕业工作数年的你勇敢和同事一起离职创业，却也为日后多舛的命运埋下伏笔，昔时共同创业的伙伴卷款潜逃，你几番挣扎，依然无法再起。爱情和事业的双重打击，我甚至不知何者伤你更重。

婚前，我曾经住在你楼下，后来又搬到你对面，去台中看你时，我留意到你对面的塔位仍是闲置的，我犹豫了一下，要先订下，将来继续和你当邻居吗？那段日子，不上班的时候，我们常常一起逛街吃饭，忠孝商圈的高雄木瓜牛奶、温莎小镇、圣玛莉咖啡，往东的赛马意大利餐厅、明洞

韩国料理，往南的钻石楼、躲猫猫，往北的京兆尹、中兴百货，我们曾经出入的这些地方，都已从台北地图彻底消失。消失的名单上，最让我们念念不忘的，当然就是我们曾在新生南路经营的 PUB 蝴蝶养猫，和延吉街的三布五石。

一九九二年一月，我们不经思索地顶下了第一家店，那时你每天从贸易公司下了班就去开店，等到十点半，报社下班的我也就来了，一些不明就里的酒商背后称呼我们是苦情姊妹花，以为姊姊辛苦供妹妹读书，妹妹夜校下了课就赶来帮姊姊。这些镌刻着我们足迹话语的场所，通通在你离开前业已消失，记忆还留下些什么给我，竟像是我平白哄了自己一场，欢笑悲伤全没了凭据。

校舍走廊光线幽暗，尽头的玻璃窗洒进的大片阳光，尚不足以漫淹至脚边。我说，人生有很多种选择，不是仅有单一选项，女同学仍在抢话，我妈说，中国人最重传宗接代，孩子一定得生，那么晚生不如早生。简洁有力的人生哲学，你也曾这样想吗？怎么没人告诉你，如果你这样做了，人生会有所不同吗？我忍着没跟学生说，人生除了死亡，其他所有选择都不是唯一不可变的啊，生孩子不是，结婚更不是，只有死亡才是。

我以为无论人生怎样往下走，至少我的身边还有你，在我们老了以后，一起啰啰嗦嗦地数叨着，我们以前哪……我从没想过你会比我们之中的谁先离开，一起变老成了不可能的愿望时，原本对衰老的无奈与哀伤，此刻却突然有了几分温馨，只是我永远失去了这机会。你走的那天，我在杭州，回台后，朋友向我说起你走后的种种，我脑子里浮现的却是杭州窗外的雪景，接到你骤然离世的电话时，我正在厨房准备晚餐，挂了电话后，我回到厨房打开瓦斯炉，在锅里倒入油，依序放入葱段、肉丝、木耳和金菇，我完全不相信你已经走了，我继续工作、吃饭、睡觉，直到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窗外的街道、花圃、屋顶，全都覆盖着白雪，在白茫茫的世界里，是贾宝玉回身告别俗世的雪地，我突然明白，你走了的事实。

我想起了小说《City》中的一段对话：“我为什么还活着？”“这是酒吧，你要教堂的话，在路的那边。”龙舌兰酒吧从台北消失了，酒吧对面的天主教堂还在，我曾以为那座教堂会先搬走，寂寞的夜晚，微醺时我们也曾拿那座教堂开开玩笑、发发感慨，原来生死问题只适合教堂，不适合酒吧。

过了七七，我才梦见你，也是在你的酒吧，你见我来了，却没和我说话，反而打电话给二叔，要二叔催我快走。我听见你说，杨明来了，二叔问，你没告诉她吗？你回答，我没想到她会来这啊。朋友听完我的梦，推测我误入冥界，所以你急着要我走。

就是在我认清你走了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的那一刻，我恍然明白，白雪是上天给人类的恩赐，这是生存在亚热带的我们没能发现的。每年隆冬的白雪将一切覆盖住，你熟悉的街道、楼宇，游走潜藏其间的爱怨欲嗔，一并不见，你以为在你心里，但眼前不见，遂失凭依，北国冬日，原是休憩之际，田里农活已停，万物俱休，直到来春，人的心念也在白雪皑皑的覆盖下冷寂了下去，不得不放下。我们却不明白天地四时的道理，执着盎然爱欲，炽烈不息，只知夏耘，不知冬藏，于是你提前用尽额度，刷爆了时间给你唯一的一张卡，直到离去的一刻，才不得不学会了放手。

我也必须松开我的手，前去台中看你的那天，朋友嘱我别哭，有人说生者的眼泪，会让往生者不舍离去。于是，我对你说，既然走了，就放心地走，你曾说你没法像我一样，在感情尚未耗尽前潇洒离开，这回你不就这样做了吗？抢在我前面，去了另一个国度。随着年龄的增长，愈来愈多的朋友去了那一边，我宁愿当做你们移民了，总有一天我也会拿到那一个国度的签证，只是这一回你竟然背着我偷偷先办了。

徐志摩的诗，我们年轻时曾经唱过的：假如你愿意，请记着我，要是你甘心忘了我。在悠久的坟墓中迷惘，阳光不升起也不消翳，我也许，也许我还记得你，我也许把你忘记。

那时不懂的哀伤，岁月已经都教给了我们。

黎明，才正要降临

罗珊珊

就在父亲走之前一个多月吧，某个一如往常回去看望他的周末，因为寻找工作上要用到的参考书，进入我的旧房间胡乱翻着，书架上仍堆满了我带不走的书，然后就在了一本不相干的书中，掉出一张多年前父亲留给我的纸条，上面的内容是：

珊儿：

你好像把自己的生日忘了。昨天大家要和你干杯都没机会，今天又早睡，半夜张××打电话来给你祝生日快乐，我没叫你。希望你明天记得和我去买脚踏车。

祝 生日快乐！

爸爸留

我对这张纸片毫无印象，当下颇为震动。其中提到那个张××是我高中到大学时代的死党，所以估计这张用天蓝色的签字笔写的纸条应该是留给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我，但仔细回想，高中时我们的父女关系其实有点糟，他认为我有点学坏了，而我总觉得他根本就不懂我或我的朋友。但他仍用这样平和近乎疼爱的语气留言给我，想来就跟那刻意工整怕我看不懂的字迹一般，费了心。